

# 现代新儒家不是儒家

孙业成,李伟宾

(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新疆石河子 832000)

**摘要:**现代新儒家不是儒家,他们是哲学家、宗教学家,是知识海洋里的一群饱学之士,属“道问学”范畴;孔孟儒的本怀,是人人具有天然良知之仁,仁的内涵是情感关怀,是“以人意相存问”义,仁为礼之本,仁之外在表现即礼,儒家追求的理想人格是君子,属“尊德性”范畴。现代新儒家与原始儒家的主要区别:未来世与现在世,形而上与“下学上达”,价值取向与情感取向等。孟子辟杨墨,韩子辟佛老,如果我们不认识真正的孔孟儒家,鱼目混珠,就很难传承中华文化之真血脉。

**关键词:**孔子;现代新儒家;方东美;仁;礼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292(2018)01-0040-08

中国是一个拥有古老文明的国家,在其文化的传承过程中,儒家逐渐成为主流。儒家的发展,经历过两汉经学、宋明儒学、清代汉学(考据学)、现代新儒家等时期。如果我们把孔孟儒比作一个圆的圆心,那么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就是其圆圈。据我们观察,宋儒离圆心最近,现代新儒家离圆心最远。现代新儒家,广居海外,学识渊博,为时人所仰羨。但他们多是哲学家,却以儒家之名,论旨宏远;他们传承中国文化,却自说自话,远离孔孟儒真精神。现代新儒家与原始儒家,似水火不相容。

## 一、先秦“儒”与“儒家”

### 1. 儒的起源

(1)需。冯友兰、陈俊民认为,孔子以前没有“儒”字,但徐中舒认为甲骨文中有“儒”<sup>[1]70</sup>字,只不过甲骨文以“需”或“濡”代替“儒”。属于殷周金文的《孟簋》与《白公父簋》也有“需”字。郭沫若释《孟簋》:需字为“从雨从大”,作“雨大”,“或是霁之古字,大雨也”。“大”、“立”二字本是指正面人形。“需字可能由雨符与正面人形合之而成,当与祈雨相涉,其字最初可能指祈雨行为,或从事祈雨活动的人”<sup>[2]18</sup>,可能在远古时期以某种宗教仪式求雨的巫人被称为“需”。章太炎肯定,“儒之名盖出于需。需者,云上于天,而儒亦知天文,识旱潦”<sup>[3]104</sup>。章氏

此语的根据是《易·需卦·象》之“云上于天,需”也。

(2)柔。许慎《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胡适《左传·哀六年》:“需,事之下也”;又《哀十四年》:“需,事之贼也”;凡从需之字,大都有柔弱或儒滞之义(《说儒》)。郭沫若在分析“孔子问礼于老聃”时也认为“儒,柔也”。胡适与郭氏皆认同“儒”之“柔也”义。从象形、会意、形声诸造字法来看,儒与“需”、“柔”确有关联。

(3)春秋时“儒”。《左传》多用“儒”字。其可分为三种情况:其一,人名;其二,个子矮小的人;其三,《哀公二十一年》中“秋,八月,公及齐侯、郑子盟于顾。齐人责稽首,因歌之曰:‘鲁人之皋,数年不觉,使我高蹈。唯其儒书,以为二国忧’”。“儒书”肯定不是指儒家经典。“儒书”之“儒”乃指一群特殊的人——“夫齐鲁之闲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史记·儒林列传》)——他们或是一群文化人,或是专门掌握礼、乐、射、御、书、数一艺之“术士”。在春秋末年,“儒”不仅是一个阶层,而且也是一个自身出现了分化的阶层,其中一部分人与君主为伍,另一部分人与小人结党<sup>[4]5</sup>。所以,孔子嘱咐弟子“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

**作者简介:**孙业成,男,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中国佛学;李伟宾,男,石河子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方东美提醒我们,“儒”在战国以前与汉后不同,并非全是好意,孔子对门弟子说的“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即有好坏之分<sup>[5]45</sup>。荀子分儒为三,即大儒、雅儒、俗儒,其俗儒,亦即孔子的“小人儒”。这是先秦人的态度。汉以后“儒”则一路高歌。譬如扬雄:“通天地人曰儒。”(《法言·君子》)刘歆:“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七略》)《周礼·天官·太宰》郑玄注:“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唐颜师古注《汉书·司马相如传》曰:“凡有道术者皆为儒。”汉以后至今,儒逐渐衰义化了,譬如“硕儒”、“儒雅之士”、“儒商”等,“儒”乃多指有修养、有文化、有道德之人。

## 2. 儒家

孔子及其学派,汉人称之为“儒术”——“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儒术既绌矣,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史记·儒林列传》)齐鲁学者传承着孔学(“儒术”)。刘安的《淮南子》亦称孔学为“儒术”,陆贾的《新语》则称孔子所创立的学派为“儒者”,唯《汉书·艺文志》称孔子的学派为“儒家”。

“儒学”是汉人对孔子学派之另一称呼。汉初陆贾、贾谊著作里没有“儒学”一词,《史记》里有三处(《五宗世家》、《老子韩非列传》、《儒林列传》)。何谓“儒学”?《汉书·叙传上》:“彪字叔皮,幼与从兄嗣共游学,家有赐书,内足于财。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嗣虽修儒学,然贵老严之术。”(颜师古注曰:“老,老子也;严,庄周也。”)“儒学”,无疑是指儒家学问。《后汉书》卷五十八下《冯衍传》说得更清楚:“豹,字仲文……时人称其孝。长好儒学,以《诗》、《春秋》教丽山下。”自汉时起,儒学、儒家,几乎是同一概念。

汉之高、惠、文、景四帝,皆未提倡儒学,武帝时儒学始发达。

虽然司马迁说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孟子荀卿列传》),但孔孟并称,乃始于有宋也。自此,孔孟学说一起,被称为儒家,或儒学。

儒家有自己的圣经:汉武帝建元五年初置《诗》、《书》、《易》、《礼》、《春秋》为五经(博士),后增《论语》为六,复增《孝经》为七;唐分三《礼》、三《传》,合《易》、《书》、《诗》为九经;宋复增《论语》、《孟子》、《孝经》、《尔雅》为十三经。但《四书五经》

是儒家的基本内核。

## 二、现代新儒家与其所探讨的问题

众所周知,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学派,现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孔孟儒家,历经二千五百年而血脉不断,其间诞生了一个现代新儒家。现代新儒家是中华文化的体认者、挚爱者、守护者和传播者,但他们的思想理论,似乎撑破了儒家极限的外壳而危及儒家自身的生命存在。谎话说一百遍就可能成为真话,“不能照现代新儒家所主张的去做”<sup>[4]259</sup>。

刘述先分现代新儒家为“三代四群”。第一代第一群:梁漱溟(1893—1988),熊十力(1885—1968),马一浮(1883—1967),张君勱(1887—1969)。第一代第二群:冯友兰(1883—1990),贺麟(1902—1992),钱穆(1895—1990),方东美(1899—1977)。第二代第三群:唐君毅(1909—1978),牟宗三(1909—1995),徐复观(1903—1982)。第三代第四群:余英时(1930—),刘述先(1934—2016),成中英(1935—),杜维明(1940—)<sup>[7]258</sup>。熊十力乃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三人之业师,余英时师从钱穆,刘述先、成中英同学方东美,杜维明则受教于牟宗三与徐复观。本文的论述,主要以第二、三、四群中的海外新儒家为线索,钱穆、余英时因不承认其新儒家的身份,故此略。

### 1. 方东美的形而上学

方东美哲学的特征是机体主义。方先生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仿佛是鱼在大海里面,大海的生命就是鱼的生命”,说明我们这个宇宙的有机体性质。他把宇宙当作一个整体,而人在宇宙中有适当的配合作用,可以和谐,自然现象与人类本身相互贯通而成为连续整体<sup>[5]259</sup>。方先生从《左传·成公十三年》“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得到启发,反推出生之所以生:《易经》是中国哲学思想的源头,《易经》的基本原理就在于持续的创造性,乾元为万物所自出<sup>[8]269</sup>。因此,方先生得出结论——中国哲学从春秋时代便集中在一个以生命为中心的哲学上,是一套生命哲学。

方东美说他的哲学智慧是从大乘佛学中领悟的,此乃真话,譬如:“宇宙根本是普遍生命之变化流行,其中物质条件与精神现象融会贯通,而毫无隔绝。”<sup>[9]19</sup>即来源于华严宗的理(“精神现象”)事(“物质条件”)圆融法界观。

据唐澄观《华严法界玄镜》所言理事关系:

观曰:一理遍于事门,谓能遍之理,性无分限;所遍之事,分位差别;一一事中,理皆全遍,非是分遍。

何以故?以彼真理不可分故。是故一一纤尘,皆摄无边真理,无不圆足。

是说,宇宙若要强分“能”、“所”：“能遍之理”，无非是事，理外无事也——真如（理）不守自性，随缘成就一切事法；“所遍之事”，无非是理，事外无理也。所以事融理，理摄事，理事无碍，一体圆融。

观曰：二事遍于理门，谓能遍之事，是有分限；所遍之理，要无分限；此有分限之事，于无分限之理，全同非分同。何以故？以事无体，还如理故。是故一尘不坏，而遍法界也。如一尘，一切法界亦然。

是说，事“有分限”，理却“无分限”；所以有分限之事，全如一理故；以尘含理，显理全同；若不全同，则尘（事）有别体。在华严世界里，一切事分皆无自性无自体，悉以理（一真法界）为所依。他们把整个的世界当作一个有机体的统一，在各种层次所具有的“事”，就是要说明宇宙里面的深刻之“理”<sup>[10]149</sup>。

因此，在方东美看来，宇宙并不是一个机械物质活动的场合，而是普遍生命流行的境界；或者说，世界上没有一件东西真正是死的，一切现象里面都蕴藏着生意；或如道家“视宇宙一切莫非妙道之行”<sup>[8]302</sup>；或说整个宇宙中没有一物缺乏意义<sup>[9]95</sup>。他的这种理论也叫“万物有生论”。

方东美在谈《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的体会时，说道：“通中国哲学之道，盖亦多方矣，然于是书，则独采形上学途径，欲以直探主脑及其真精神之所在。”<sup>[11]3</sup>方东美哲学是现代新儒家的一面旗帜。新儒家珍爱中华传统文化，多年在各自的领域里辛勤耕耘，终于在西方学术界开辟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的基本路径乃将儒学形上学化。

## 2. 杜维明的宗教情结

杜维明很擅长宗教。他叙述《圣经》里约伯（Job）的故事：约伯是个善人，做善事，在生活世界里几乎没有任何可以批评他的地方。但他的命运却那么样地痛苦，因而他也一直在责怪上帝，到最后约伯就问上帝：你想让我干什么？你还想让我干什么？约伯其实也是复杂多样、天才的犹太人（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等）面相之一，在犹太文化中，这是一个悲剧性的故事。杜维明以此来比附《孟子·万章上》的舜与他愚顽的父亲瞽叟的关系。进一步，杜维明说儒家就是宗教：其一，儒家有四个侧面——天、自然、社群、个人，“儒家的宗教性和天道有关，而又是人伦日用不可或缺的”——天道即上帝；其二，儒家是祖宗崇拜的宗教；其三，儒家有转化（精神转化现实世界）、转世（政治化的经世济民）的

能力和潜力<sup>[12]273-282</sup>，并且强调，“从孔子开始，儒家就有强烈的宗教情感”<sup>[13]171</sup>。但杜维明还能坚持中国文化的性质：儒家没有脱离人的、独立自存的罪恶，即罪恶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sup>[12]96</sup>，亦即儒家是性善论者。

刘述先也将儒学宗教化，“仁是孔子的终极关怀”<sup>[14]46</sup>；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有明显的超越的性格，孔子所表现的正是一种宗教的情怀<sup>[14]273</sup>。

儒家精神，有与一切人类高级宗教共同之点，此共同点即其宗教性——重视人生存在自己之求得一确定的安身立命之地。一切宗教精神与信仰之所自发之根源所在，儒家乃本心本性也（唐君毅）<sup>[15]309,315</sup>。自事方面看，儒教不是普通所谓宗教，因它不具备宗教的仪式；自理方面看，它有高度的宗教性，而且是极圆成的宗教精神（牟宗三）<sup>[16]93</sup>。一个文化理想者，应有宗教信仰；真正的宗教都是在培养人的心灵（方东美）<sup>[10]212,77</sup>——方东美及其儒学就是这样。

世界上的大哲学家往往是双重身份，就是兼具了宗教家与哲学家的身份（方东美）<sup>[5]110</sup>。现代新儒家，多具备此双重身份。

## 3. 新儒家的本体观念

哲学是要寻求和解决万物之根本问题，其真正之对象或曰 Noumenon [ 'nauminɔn ]，或曰本原，或曰本体。何谓本体？亚里士多德：“凡属于最底层而无由再以别一事物来为之说明的”，“并无对反”，“在感觉事物以外，有一个永恒、不变动而独立的本体”<sup>[17]95,289,249</sup>。通常而言，本体、哲学、形上学，乃同一个称谓。“形上学者，究极之本体论也，探讨有关实有、存在、生命、价值等”<sup>[11]20</sup>（方东美）。胡塞尔明确地指出，不是一般事实，而是作为无限增加价值可能性和价值现实性的源泉的那种事实，迫使我们询问有关“基础”的问题——这个基础当然并不具有物质因果性的含义<sup>[18]153</sup>。追寻本体（“基础”），是西方哲学的传统，也是新儒家的共性。

于佛教而言，方东美推崇“真如代表宇宙最高的精神本体”<sup>[19]28</sup>，道家是“道”、“无”、“一”、“玄”，儒家则是《洪范》之“皇极”、《易》之“乾元”、《易》“大中以正”之“大中”等。“乾元性海”、“性智”、“本心”、“功能”等是熊十力的本体；“道体”、“心体”、“性体”等是牟宗三的本体；与境相对之“心灵”是唐君毅的本体；理一分殊的“理”是刘述先的本体。

我们要问哲学追求的是什么?成中英的回答:“是一个根源的存在,作为人类持续发展的源头活水,一个实体的存在,一个根源到实体的过程存在,是那个实体能够包含内外,能够包含我们的发展经验的一个整体。”<sup>[20]193</sup>成中英确信,儒家道德哲学的有效性在于将人类看做植根于世界实在中的创生本体。在杜维明看来,儒家的仁从来就不是单独个人的所有物,自我实现必须亲证仁是具有社会性的,而且最终是超越的<sup>[21]60</sup>。“仁”是杜维明的本体。

由此可知,本体是现代新儒家哲学的灵魂。他们置身于各自所建造的世界的巅峰,颇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慨。

### 三、原始儒家的本怀

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两千五百年的中华文明,可以说是仲尼儒家精神在流淌着,而且永不止息。儒家精神是什么?是秩序——或可谓“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左传·隐公三年》);或可谓“书尊及卑,《春秋》之义也”(《穀梁传·桓公二年》);或可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或可谓“君子之道”(《中庸》)。概而言之,儒家的精神有两个向度:一是现实的尊卑有序,二是理想的君子。其二字,可管窥儒家精神之一斑——礼与仁。

#### 1. 礼

“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记·冠义》)礼是中国文化之根本。何以如此?孔子告诉我们的礼有以下方面的含义。

##### (1) 和为贵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学而》)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礼乃和而不同,“小大”之不同,由礼别也。礼即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礼即家财,“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礼、和、义三者,异名同实。有礼走遍天下,无礼寸步难行。“和宁,礼之用也。”(《礼记·燕义》)礼是中华民族的传家宝。

##### (2) 顺人情

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

“乐极和,礼极顺”(《礼记·祭义》)——“顺”,顺人情也。“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礼记·礼运》)礼上达天

道义理,下顺人情。无礼,则情何以堪?“礼,因人之情而为之”(《语丛一》)<sup>[22]159</sup>。“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述而》)。节治人情,非礼莫属也。

##### (3) 齐饮食日用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恶臭,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乡党》)

脍,kuai,切得很细的鱼或肉;饐,音懿,yi,食物腐败;餲,ai,饮食经久而腐臭。孔圣人两千多年前就教给我们良好的生活习惯之礼,诸如“食不语,寝不言”,“席不正,不坐”。(《乡党》)

##### (4) 正人伦道德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

“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志其大者,不贤者志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子张》)道,乃礼之大共名也;礼,乃君臣父子上下尊卑有序合宜之“道”也。道虚,礼实。道奠基于礼之上,礼则根源于人,而且唯有礼成就了真正的君子人格(圣贤)。“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颜渊》)。君子是“礼”的代名词,是中华民族千古理想之人格,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君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易言之,“君子贵其身,而后能及人,是以有礼”(《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君子之德好比风,小人之德好比草,风吹向哪,草必倒向哪。故颜子之人格,令历代多少文人善士,心向往之。

##### (5) 经国家

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先进》)

礼乃治国安邦之大经。“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夫礼,国之纪也。”(《国语·晋语》)“夫礼,所以正民也。”(《国语·鲁语》)古人治国,于礼之外,再无善策良方(法家乃一反面教材)。

#### 2. 仁

“克己复礼为仁”(《颜渊》)。儒家的礼与仁有何关系?仁为礼之本。“仁者,义之本也”(《礼记·礼运》)。义,宜也,即事之宜,即礼。故义即礼。“义以出礼”(《左传·桓公二年》)。故仁即礼之本。“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礼记·乐记》),其更多地表现于外在的器物制度上(“礼自外作”<sup>①</sup>)。主于内者,其为仁。

儒家的仁有三个基本内涵。

### (1) 情感本怀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泰伯》）

《论语》里的“仁”出现过 109 次，唯一词可确解其义——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爱人能仁（《国语·周语下》）。仁即情感之关怀也。

其实，一部《论语》即是以情感为中心的教诲。如“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子路》）；“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泰伯》）——无一不是情感贯穿于其中。“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公冶长》）——孔子说，伯夷、叔齐这两兄弟不记过去的仇恨，别人对他们的怨恨也就很少。究其原因，情感融化了一切。“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里仁》）何以“无恶”？你敬人一尺，别人会敬你一丈；你爱别人，别人不爱你，除非是禽兽。所以志于仁，即无恶也。

“君子学道则爱人”（《阳货》）——乃孔子的本怀。

孟子继承了孔子仁的精神。据《万章上》舜的弟弟“象日以杀舜为事”，万章就问：“象至不仁，封之有庠（bei），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孟子回答：“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舜之“亲爱”，乃出自于人人所具有的情感本怀，即仁也——“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隐之心……惻隐之心，仁之端也”（《公孙丑上》）——孟子亦肯定人人具有仁。

什么是仁？“仁者爱人”（《离娄下》）；“亲亲，仁也”（《尽心上》）；如果“爱人不亲，反其仁”（《离娄上》）。仁的显现是盈盈之亲情、满满之爱意。“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尽心下》），与“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上》）——发展出张载的“民胞物与”也。其中皆一仁之流贯也。人人有情有爱，人人皆仁。“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离娄上》）。但“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尽心上》）。儒家之仁，爱有差等也。

孔孟儒的仁，即一种人人具有的情感本怀。“仁之实，事亲是也”（《离娄上》）。

### (2) 现实理想

孔子之仁是极高的理想。如“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泰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但仁并不遥远——“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五者”我们人人都能当下做到。孟子亦然，如“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公孙丑下》）；“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公孙丑上》）；“仁者无敌”（《梁惠王下》）。仁是我们各自本有的志气<sup>②</sup>与力量之源泉。不须外寻，“仁义礼智根于心”（《尽心上》）。

### (3) 本然良知

仁亦即孟子的良知、良能。何谓良知、良能？“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尽心上》）“人皆可以为尧舜”，是因为人人皆有此良知、良能。一般人何以不即是尧舜？须经跌宕起伏之磨炼以践仁。所以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告子下》）最终“所能”者，仁（良知、良能）也。

朱子曰：

须是先理会本领端正，其余事物渐渐理会到上面。……如所谓“头容直，足容重，手容恭”，许多说话都是本原。（《朱子语类》卷八十四）

某尝说，佛老也自有快活得人处，是那里？只缘他打并得心下净洁。……若有工夫，更就里面看。（《朱子语类》卷八十四<sup>[23]2810</sup>）

“本领”、“本原”、“心下净洁”、“里面”，乃指人的心灵深处之良心自觉，即孟子的良知、良能，亦即仁也。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孔子的仁与孟子的良知、良能无二也，都是需要自我高度体验的（唯先知先觉者），其呈现或为“温良恭俭让”（《学而》），或为“恭宽信敏惠”（《阳货》）——“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离娄下》）——人兽之别，根本在此。

这样的仁，俨然就是生生不息之天心。“仁，天心”<sup>[24]161</sup>。“天，仁也……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sup>[24]329</sup>。“仁，浑沦言，则浑沦都是一个生意”<sup>[23]107</sup>。“仁者，生生之德也”<sup>[25]48</sup>。

今后要发扬儒教思想，唯有借社会中的组织<sup>[26]177</sup>。儒家的生命不在“社会中的组织”，不在大

学的研究院、学术机构中,而在中国,就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只要“天地”不亡、“夫妇”不灭,“君子之道”(儒家)就永远存在。换句话说,只要有中国人在,儒家就在。

#### 四、现代新儒家与儒家根本之不同点

以上梳理,我们可以得知,现代新儒家挟西学之“宗教”与“形上学”大肆扩张,由此而导致其与原始儒家,渐行渐远。

##### 1. 未来世与现在世

(1) 未来世。新儒家喜用“终极关怀”一词。譬如,“儒家也提供了一种终极关怀”(刘述先<sup>[14]46</sup>);“孔子对人的终极关怀有两方面:一个是仁的完整性,另一个是仁的社会性”(成中英<sup>[20]119</sup>);“儒家传统是一个体现终极关怀的精神文明”(杜维明<sup>[13]152</sup>)等。“终极关怀”一词是德裔美国著名神学家蒂利希(Tillich)的宗教学术语,是指经过末日审判,未来世能否得到上帝的拯救而言。新儒家的这一宗教取向,多是以基督教为鹄的,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约翰福音》18:36)。未来世与他力救赎,乃基督教的主要教义,也是新儒家们给我们展现的亮点。“西方社会能够维持,是因为有着深厚的道德自律和很遥远的宗教情感”(杜维明<sup>[13]187</sup>)——乃中西合璧之产物。“道德自律”,儒家也;“宗教情感”,上帝也。新儒家就是这样移花接木到儒家身上。

(2) 现在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先进》)——只重现在世。“仁者,人也”(《中庸》)——“仁”就在现实的人身上,无须他求。“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心上》)儒家人生的意义就在当下世界中(“穷”、“达”不可能留待来世),而且儒家的“礼”,乃当即践行的规范与眼下追求的理想。

此外,“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公孙丑上》)——儒家重在自求自救。

##### 2. 价值取向与情感取向

(1) 价值取向。新儒家的学说,离不开价值一词。“近年来我们常常把儒家的一些经典给讲死了,比如‘克己复礼’的观念,一般都理解为复周礼。其实,这个观念比较深层的含义,就我的理解,也表达了这样的感受:人所创作的文化是有价值的”(杜

维明)<sup>[13]153</sup>。杜维明把儒家的“礼”做价值解。

儒学的价值取向是新儒家的共同抉择:“孔子的天是价值终极根源”(刘述先);“所谓安身立命即是现代西方人所说的终极关怀,也就是价值的根源”(余英时)<sup>[27]127</sup>;“新儒家必须以新儒学研究为基础来张扬价值世界”(成中英)<sup>[20]270</sup>;“创造的真几即是元,此元字是价值观念”(牟宗三)<sup>[28]278</sup>;“中国哲学是以价值为中心的哲学”(方东美)<sup>[5]174</sup>。

价值一词起源于西方,是古典经济学的术语,是西方理性文化的产物,其内涵不外乎是“利的计算”。其与儒学传统重“义”的“情感取向”的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异。“新儒家的主要特色是用一种特制的哲学语言来宣传一种特殊的信仰”<sup>[27]181</sup>,以致鱼目混珠。

(2) 情感取向。儒家的核心是“仁”,仁乃情感关怀。宋人王应麟曾记载过这么一段公案:“仁者人也。注: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朱文公问吕成公(祖谦):相人偶此句不知出于何书?疏中亦不说破,吕祖谦回答说未见出处,有待考证(《困学记闻》卷五)。“公揖,入每门,每曲揖”(《仪礼·聘礼》)——郑玄注:“每门辄揖者,以相人偶为敬也”——概汉人郑玄记录此语最早。又“仁者人也”(《中庸》)——郑玄注:“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

贾谊《新书·道术》:“心兼爱人谓之仁。”董仲舒:“仁者所以爱人类也。”<sup>[24]257</sup>《春秋·元命苞》:“仁者,情志好生爱人,故其为人以仁,其立字二人为仁。”《礼记·经解》:“上下相亲谓之仁。”《礼记·儒行》:“温良者,仁之本也。”《礼记·丧服四制》:“仁者,可以观其爱焉。”汉人所记之仁,亦爱人也。儒家“仁”之情感本怀是确定无疑的。

“理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情感之外,再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职务。”<sup>[29]453</sup>情感是儒家哲学的真谛所在。

中国哲学的中心是集中在生命,任何思想体系都是生命精神的发洩(方东美)<sup>[30]127</sup>;中国哲学以生命为中心(牟宗三)<sup>[16]6</sup>。没有情感的生命,岂不是一句空话?

总而言之,儒家之仁,乃情感取向也。

##### 3. 形而上与“下学上达”

(1) 形上学。把儒学引向哲学、形而上学路子的第一人是熊十力。熊十力融佛入儒,却为儒家揣测——“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之本体。所谓本体,“赅天地万物而言其本原曰本体”<sup>[31]257</sup>。他喜用宋人小

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来形容本体与现象,相即相融,不可二分。但究其极,“儒家之学,自表面观之,似只是伦理学,而不必谓之玄学,实则儒家伦理学悉根据其玄学,非真实了解儒家之宇宙观与本体论,则于儒家伦理观念必隔膜而难通”<sup>[31]108</sup>。易言之,熊十力的儒学就是研究形上学(“玄学”)问题。

形而上学是自柏拉图以来西方学术的一个大传统,康德与黑格尔是形而上学之天才。康德说:“世界上任何时候都将有形而上学,不仅如此,每个人,尤其是能够反思的人,都将有形而上学。”<sup>[32]105</sup>牟宗三、唐君毅分别汲取康德与黑格尔的形上学精神,而成“道德的形上学”和“心灵九境”。唐君毅的“心灵”即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其辩证发展可分为:逻辑阶段,自然阶段,最后复归到自身阶段,世界上的一切都只不过是其绝对精神的外在表现。唐君毅的“心灵九境”是:第一万物散殊境,第二依类成化境,第三功能序运境;第四感觉互摄境,第五观照凌虚境,第六道德实践境;第七归向一神境,第八我法二空境,第九天德流行境。依唐君毅,第一、二、三境,“皆吾人所视为属所对之世界,而视为客体之世界者”;第四、五、六境,“皆非觉他境,而为自觉境”;第七、八、九境,“则由主摄客,更超主客之分,以由自觉而至超自觉之境。然此超主客,乃循主摄客而更进,故仍以主为主”<sup>[33]23,25</sup>。按照唐君毅的理路,“主摄客”,主、客更有“超主客”的心灵来统摄。其洋洋洒洒80万字的《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之义,“乃归向于此一‘即一即多、非一非多’之精神实体为形上因者”<sup>[33]168</sup>。其“精神实体”,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又是什么呢?

熊十力的形上学思维,引起了徐复观的不满,“熊十力以及唐君毅先生,反其道而行之,要从具体生命、行为,层层向上推,推到形而上的天命、天道处立足,以为不如此,便立足不稳”<sup>[34]469</sup>。形而上学绝非原始儒家的态度。

#### (2)“下学上达”

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

清儒刘宝楠曰:“下学而上达”为作《春秋》之旨,学通于天,故惟天知之<sup>[35]593</sup>。《春秋》乃鲁国二百四十二年经验事实之记载,尽管其目的在义而不在事,但全书是以事寓义的。《论语》所记亦多是生活经验之事实,而极少空洞哲理之议论。“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

记·太史公自序》),可谓贴切。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尽心下》)孔孟儒“仁”、“人”、“道”,不分离;究其极,唯有“人”在先,“道”在后。“圣人平日也不曾先说个天理在那里”,“不是只要抱一个浑沦底物事,教他自流出去”<sup>[23]2825,2828</sup>;“道亦无玄妙,只在日用间著实做工夫处理会,便自见得”<sup>[23]2568</sup>。先唯平常“人”之处事接物,方能见“仁”,体“道”。宋儒真切地体验到:圣贤教人千言万语,下学上达<sup>[23]2782</sup>。“下学而上达”是孔孟儒家学术生命之宝。

#### 4. 道问学与尊德性

所谓道问学,乃指知识的进路;尊德性,乃指道德的进路。

##### (1)道问学

1985年,成中英来到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做演讲,时已93高龄的梁漱溟亲自来聆听,何其原因?成中英乃哈佛大学博士,美国夏威夷大学终身哲学教授。梁漱溟本以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然则这位哈佛大学博士与儒学有相当的隔膜。

据牟宗三,1932年春初见熊十力,“不一会儿看见一位胡须飘飘,面带病容,头戴瓜皮帽,好像一位坊间郎中,在寒气瑟缩中,刚解完小手走进来”。牟宗三在一旁吃瓜子,没注意熊十力和别人谈什么,突然听见熊一拍桌子,说:“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

余英时记,钱穆一次对熊十力在经学上的猖狂恣肆痛加批评,认为这种态度将来会对学风发生极坏的影响。余英时告诉他,用不着等到将来,现在便有人师法熊十力,直呼古人为“尔”、“汝”而直斥之,好像责备自己的学生一样。

我们知道,熊、牟、成三人,是著名学者。古人讲“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古圣贤以“德”为先,“言”为最末次,是大有讲究的。现代新儒家之所以成名成家,无一不是依“立言”而起,即道问学。熊十力、牟宗三好像不做修身工夫<sup>[7]75</sup>。何止此二君子!

##### (2)尊德性

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大学》)

君子,乃中华民族完美的人格,唯“德润身”而已,无论贫穷、贵贱与知识若干。“或称君子者何?道德之称也”(《白虎通·号》卷二)。一个君子,一个有德者,“其生色也晬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



体”(《尽心上》);无德者——“无德而禄,殃也”(《左传·闵公二年》)。

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左传·昭公七年》)

礼,是一个人挺拔起来的筋骨,是做人的根本。“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礼是诸道德的总称。

君子与礼,是儒家的实质性内容——以“德”为先,可名为尊德性。

余英时指出:目前中国乡村之间还保存一些通俗的中国文化,然而中国知识分子却是最早离开传统儒教文化的一群<sup>[26][77]</sup>。可以说,海外新儒家是这些“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典型代表,他们以“知性的傲慢”开拓出自己的研究领域,未得孔子的神髓,却以独得“道体”而自负。此乃现代新儒家群体的一个共同特质。

#### 注释:

① 见《礼记·乐记》:“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礼也者,动于外者也。”

② 见《尽心上》:“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

#### 参考文献:

[1] 徐中舒. 甲骨文中所见的儒[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5(4).

[2] 阎步克. 乐师与史官[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3] 章太炎. 国故论衡·原儒[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4] 蒋国保. 儒学纵横论[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

[5] 方东美. 原始儒家道家哲学[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6] 郭齐勇. 儒家文化研究·第五辑[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7] 刘述先. 儒家哲学研究[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8] 方东美. 生生之德[M]. 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

[9] 方东美. 中国人生哲学[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10] 方东美. 华严宗哲学:上[M]. 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9.

[11] 方东美. 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上[M]. 北京:中华书局,2014.

[12] 杜维明. 二十世纪的儒学[M]. 北京:中华书局,2015.

[13] 杜维明. 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14] 刘述先. 儒家思想的转型与发展[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15] 唐君毅. 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6] 牟宗三. 中国哲学的特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7]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18] [德]胡塞尔. 纯粹现象学通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9] 方东美. 中国大乘佛学[M]. 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4.

[20] 成中英. 新觉醒时代[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21] 杜维明. 道·学·政[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22] 李零. 郭店楚简校读记[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3] 黎靖德. 朱子语类[M]. 北京:中华书局,2011.

[24] 苏舆. 春秋繁露义证[M]. 北京:中华书局,2002.

[25] 戴震. 孟子字义疏证:卷下[M]. 北京:中华书局,2008.

[26] 余英时. 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27] 余英时. 现代儒学论[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28] 牟宗三. 心体与性体:上[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29] [英]休谟. 人性论:下[M]. 关文运,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30] 方东美. 方东美先生演讲集[M]. 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2005.

[31] 熊十力. 十力语要[M]. 上海:上海书店,2007.

[32] 康德. 未来形而上学导论[M]. 李秋零,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33] 唐君毅. 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34] 徐复观. 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35] [清]刘宝楠. 论语正义[M]. 北京:中华书局,2016.

(责任编辑 刘家俊)